

“娱乐教父”邵逸夫—— 百岁巨擘，人生比戏更精彩（1）



○作者 卞家和 王国宇

《亚洲华人企业家传奇》讲述亚洲顶级华人企业家的创富故事，全景展现商海巨贾们的多彩生活和跌宕起伏、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生。本书精选了包括邵氏电影和TVB的创始人邵逸夫、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、“澳门赌王”何鸿燊、“红色资本家”霍英东等在内的11位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，详细讲述他们从默默无闻、穷困潦倒到白手起家、艰苦创业，最终富甲一方，回馈社会的全过程。

他的一生注定与电影结缘。他生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，被称为中国的娱乐教父；他的旗下有很多知名艺人；他是位慈善家，还是位世纪老人。他就是被称为“六叔”的邵逸夫。

当电影还处在“默片时代”时，他的父亲邵行银凭借敏锐的商业“嗅觉”，觉察到电影的广阔前景。1924年，“天一影片公司”正式挂牌成立。大哥邵仁杰从陶渊明的田园诗篇中获得启发，分别为自己和弟弟们取了别号：老大号醉翁，老二号邨人，老三号山客……老六号逸夫。从此，邵氏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。

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，永远都是和时代同步的，甚至走在时代的前列。在那个大多数中国人还处于蒙昧状态的年代，看电影已经成为上海市民津津乐道的事情。

电影公司里更是别有一番风景。进入“天一”以后，邵逸夫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他围着各种电影器材转来转去，嘴里不停地发出惊叹，时不时地问操作机器的师傅各种稀奇古怪。

的问题，有时还自言自语，念念有词。邵仁杰被他可爱的样子弄得忍俊不禁，但还是在他面前摆出老板的威严架势，警告他不许动手碰任何机器，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。

邵逸夫不知道大哥会给自己安排什么工作，管他呢，只要能拍电影就好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大哥让他做的一个打杂的“伙计”，除了要负责清扫片场、整理道具，还要随时听从那些派头很大的摄影师和演员的差遣指使。有时为借一件道具，他还得骑着自行车跑上几十里路，十分辛苦。当然，邵逸夫绝对不甘心总是做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儿，他的志向是拍电影。于是，他利用跑腿儿的工作之便，悄悄观察摄影师如何操作机器，放映师如何播放影片，灯光师如何操控各种光源等。

邵仁杰对邵逸夫的要求十分严格。如果邵逸夫做得不好，邵仁杰就会当着公司其他人的面，毫不留情地骂他。邵逸夫常常憋着一肚子委屈，但是他从来不去反驳，也不找借口。他知道，大哥这么做都是为自己好，因为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，大哥也会毫不吝啬地鼓励自己。邵逸夫心里一直期盼的就是大哥能够让自己真正接触电影设备，参与电影的拍摄。

机会终于在邵逸夫的“千呼万唤”中降临了，邵仁杰把他派到了放映组，专门负责跑片源。虽然还是个跑腿受累的活儿，可邵逸夫却乐此不疲，因为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电影器材了。

那时的电影院还有加映新闻片的业务，若有突发性的事件，邵逸夫便扛着摄影机到处抢拍，每次出去拍片都会累得汗流浃背，但出于对电影事业的热爱，邵逸夫始终没有怨言。就这样，两年下来，他几乎跑遍了“天一”公司的所有部门，再加上他勤奋又肯钻研，硬是把摄影、编剧、剪辑、导演、电影制片各个环节的技能都学了个遍。正是有了这种全面的基础训练，使得邵逸夫在后来主持电影公司大局时，什么问题都不在话下，遇到困难也总能轻松解决。

1925年，年仅18岁的邵逸夫在大导演徐绍宇的指导下初露锋芒，亲自操机拍摄了一部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的上、下集影片《珍珠塔》，他的名字第一次和大名鼎鼎的徐绍宇三个字并列在一起，出现在海报和银幕上。这部影片上映后十分卖座，年轻的邵逸夫也因此信心倍增。

风 语

陈母闻声出来，见是外国人，一时发愣，问他：“请问你找谁？”

“夫人，你好。”萨根的中文说得不错，“请问这个地址是这儿吗？”

陈母看了地址，显得很警觉，“是这儿，请问你要找谁？”

萨根说：“我找小泽惠子，我是他父亲的朋友。”

陈母“哦”了一声，努力挤出笑意，说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一边大声喊惠子。

惠子惊喜地冲上来：“哎哟，是萨根叔叔，您这么快就来了？”昨天陈家鸽陪她去邮局打电话，找的就是这位老外。

萨根掏出一封信，幽默地说：“是它要我快来的。”

惠子看着信封：“是我爸爸的信吗？”

萨根说：“是，令尊的信一个月前就来了，而你却姗姗来迟，一定是战火拖住了你们的后腿吧？要不你们早就应该到家了。”

惠子说：“是的，我们在路上不太顺利。”

萨根笑道：“真没想到，在这儿还能碰到你，用一句中国话说，这就叫缘分啊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”

茶楼里，陆所长再三劝说，陈家鸽仍拒绝去他那里工作，两人最终不欢而散。惠子这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萨根劝说她离开她的中国丈夫，被惠子断然拒绝。

陈家鸽从茶楼出来，心里闷闷的，便去找石永伟谈心。

“这样吧，”石永伟想了想说，“我来出面安排大家吃个饭，以给你和惠子接风洗尘的名义，给你们补个婚宴，如何？”

陈家鸽顿时高兴起来，紧紧地按住石永伟的肩头：“好啊，我一直希望我父母能够请人来聚一聚，吃个饭什么的，也算是给惠子一个名分。我看也不要请太多人，就我们三家人，你、我、李政，家里人都来，好好地热闹热闹！”

石永伟见陈家鸽兴致颇高，不觉也来了兴头，慷慨地说：“好吧，包在我身上，大家好好聚一聚。我厂里的事实在太多，忙忙乱乱的，也好久没有和李政见面了。”

婚宴就这么设在了重庆饭店。

重庆饭店是当时重庆少有的安全之处，有“废墟上的乐园”之称，住满了各国外交人员、记者和商人，墙壁上和楼顶上涂抹着国际通用的禁炸标志，鬼子的飞机对它也另眼高看，从不往这个区域里扔炸弹。入夜后，整个重庆唯有这里享受着华灯璀璨的光明。

就在李政等人兴高采烈地闹酒的时候，一个面貌阴沉、身材粗短的男人在服务员的引领下，找好了就餐位置。这男人并不是一般的嫖客，他就是在武汉曾经对



○作者 麦家

陈家鸽实施暗杀的两个日本特工之一，名叫昭七次三。因在武汉的暗杀行动失败，他以戴罪之身被秘密派到重庆，接受少老大和桂花的领导与监视，继续完成暗杀任务。

天黑下来了，昭七次三很容易地在黑暗中找到了理想的射击点：一辆带篷的黄包车。他提前给车夫支付了双倍的车钱，让车夫把车停在正对着酒店大门的一棵大树背后，既能打，又能跑。他甚至想好了，如果车夫到时临阵逃跑，他还可以自己逃跑。

当陈家鸽、李政等人喝得醉醺醺准备带着妻儿老小回家时，小狄在老钱眼神的示意下，抢先一步出了饭店。小狄的任务是侦察外面的环境，看有无异常情况。八点多钟，正是酒店人流高峰，吃过饭的要回家，过夜生活的刚出来，门口不时有人来来往往。小狄夹在人群中往外走，目光四顾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往外张望。他一下子没有看出是谁，只觉得有点面熟，就多看了一眼。

这时，陈家鸽等人已经从门内走出来，李政的军车鸣着喇叭开过来，停在酒店门前，刚好挡住了昭七次三的视线。小狄无意中发现昭七次三的黄包车往前挪了位置，而且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陈家鸽，右手一直插在怀里，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头。当他再去注视昭七次三时，发现他已经掏出了枪，准备射击。

砰——！

枪响了，小狄几乎本能地一个飞身跃，用身体迎接了子弹。中弹的小狄凭着信念的力量朝枪口猛扑过去，信念的力量如此强大，他像只大鸟一样展翅而飞，直扑昭七次三，令他惊惧失措。

副刊 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